

生活家

冬日私语

黄燕妮

今岁的冬,总念着秋的余温,藏着几分软乎乎的眷恋。大雪都过了,天地间却没添多少寒冽,反倒透着暖融融的柔,是冬日里难得的小阳春。

周末天朗气清,约了友人沿小径慢慢走。湖畔田埂上满是清清爽爽的气息,混着暖阳的温意扑过来,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,满是浅浅的欢喜。抬眼望去,眼前竟是一幅清浅的冬日画:左边老树枝丫疏疏朗朗,挂着几片迟落的叶,风一吹就轻轻晃;右边几丛绿灌还透着翠,叶尖沾了点细霜,晒着太阳亮晶晶的;远处的山,蒙着一层薄薄的白,像盖了层绒毯,安安静静地铺在天边。风过林梢,枝丫轻轻碰着,沙沙响,像冬日凑在耳边说的情话,絮絮叨叨讲着日子里的琐碎故事。

田埂旁的菜园边,身着红蓝衣的两位大娘正蹲在垄上亲切地换菜种。竹篮就搁在脚边,一篮装着饱满的蔬菜籽,一篮是圆润的芜菁种,蓝沿沾着新鲜的泥土。“你这蔬菜籽去年种得旺,今年我也试试!”红衣大娘掂起几粒黑亮的菜籽,凑到阳光下瞧了眼,眼角的皱纹都浸着笑意。蓝衣大娘笑着往她篮里添了把芜菁:“这品种耐冻,过冬收了包饺子香!”两人你一把我一捧,指尖沾着泥土,话语慢悠悠的,混着菜园里青菜的清润气息,顺着暖风向远处飘去,格外黏帖。不远处芦苇荡边,几个孩童追着芦花跑,小脚丫踩着田埂上的枯草沙沙响。他们举着胖乎乎的小手去抓那些飘飞的白絮,笑声脆生生的,惊得几只小雀扑棱棱掠过苇梢,翅膀扫落的细霜,落在孩子们的发间,像撒了把碎钻。

风拂过土地,没带多少凉意,反倒裹着暖,戴着淡淡的诗意,慢慢掠过一大片芦苇荡。芦苇是最实在也最耐冷的,就那样直直立着,以最简单的模样,迎着这冬日的暖。风来的时候,芦苇秆轻轻晃,芦花簌簌摇,像时间慢慢走着的声响,每一阵风吹过,都藏着岁月里安安稳稳的味道。冬的底色清清浅浅,素白的芦花、深绿的苇秆缠在一起,太阳穿过薄薄的云,洒在芦苇上,每一根草叶都沾了暖光,安安静静闪着柔亮。

芦苇叶在风里摆来摆去,似在听风说些什么,又像在讲自己的过往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霜凝。”冬意慢慢浸了,芦花就轻轻舒展开,白茫茫铺了一天,像落了层轻雪,清清

爽爽的,宛若仙境。风一吹,芦花就飘起来,细细软软的,偶尔落在孩童的发间、大娘的竹篮沿上,轻得没一点声响,风停了,又悄悄贴回苇秆旁,透着冬日里的柔和灵秀。

芦苇随风轻轻舞,天蓝蓝的,透透亮亮,也带着人的思绪,飘向藏在心里的慢慢流的声音,能感到风里大自然的轻呼吸。阳光洒下来,金亮亮的光裹着白花花的芦花,风一动,光影就跟着晃,孩童的笑声、大娘们的闲谈混在风里,简简单单的美,让人心里暖暖的,格外舒服。

这些芦花,轻悠悠的,风一吹就飘向远方,也带着人的思绪,飘向藏在心里的念想。它们在风里直直站着,朝着天,不怕冷,不弯腰,这是芦苇的性子,也像每一个心里装着希望的人——像追着芦花跑的孩童,眼里藏着纯真的欢喜;像菜园里换菜种的两位大娘,心里装着寻常日子的热忱。在这片清清爽爽、芦苇依依的地方,我们寻到了一处安安静静角落。闭上眼吸口气,泥土的清润、芦苇的淡香缠在一起,指头碰一碰芦苇秆,清凉的却透着韧,暖阳晒在肩上,暖乎乎漫进心里,浑身都畅快自在,说不出的舒坦。

看着这一片芦苇荡,忽然就懂了:人生大抵也像这芦苇荡,有时晴暖舒服,有时也会遇着风雪;有时安安稳稳,有时也会有波澜。可只要像芦苇这样,心里装着暖,守着自己的本心,就算在冷天里,也能直挺挺立,终会在这天地间,寻着自己的去处,活出自己的模样。

我和友人站在芦苇花涛旁拍照,她举着相机,细细找着最好的角度,想把这暖冬的美、这人间的烟火气都留住;我站在一旁笑,任芦花落在肩头,等着镜头定格下这份简单的欢喜。时间好像在这刻停住了,心里没了杂事,只剩满满的轻松,这份冬日里的暖,悄悄藏进了记忆里。

夕阳慢慢沉下去,天边染了片暖红,余晖洒在芦苇荡上,把白芦花映得泛着淡淡的金,也把孩童的身影、大娘们的轮廓描得愈发温柔,让人舍不得走。我慢慢挪着脚步离开,心里满是眷恋。我知道,这份关于冬、关于芦苇、关于小阳春里融融的记忆,会一直藏在心底,成了日子里最暖的光,往后想起,都是这冬日里轻轻的、暖暖的私语。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小说

刘老爷子

谭光辉

隔壁刘老爷子曾经有过一次英雄壮举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老爷子的老伴在队里畜牧场养猪。一天深夜,雷雨交加。半夜醒时分,隐隐约约有个声音在提醒老爷子说:“快起来,畜牧场进贼了!”老爷子一骨碌爬起来,戴上斗笠,拿着手电筒冒雨向猪场跑去。猪场的门锁被撬开,门虚掩着。“快来人,有人偷猪了!”老爷子大喊。“抓贼了!”“抓贼了!”顿时,屋场里喊声震天。小偷慌不择路,从猪圈洞里逃走了,现场丢下半袋米、一盏手电。真是:夜半被梦惊,醒来心不宁。只身赴猪场,吓跑盗猪人。生产队赞老爷子护猪有功,年终授予他“优秀社员”称号。

刘老爷子是个菩萨心肠。燕子在厅堂上搭了两个窝,老伴嫌脏嫌吵,要把燕子窝捅了,老爷子劝老伴说:“狗来旺,猫来富……燕来筑巢人多福。”老爷子常说“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”。过去那些报春的、逃荒的、赶洗刷的、上门向老爷子讨个小孩讨点大米讨口水喝的,老爷子总能满足他们。邻居来借个东西,老爷子总能尽己所能给予帮助。

老爷子是这样给人方便,可要是看到邻居把借去煮中药的砂罐送回来时没洗干净,他准会拉老脸和人家急。

刘老爷子是屋场里出了名的讲究人。

刘老爷子家有很多规矩:与长辈和客人一起用餐,小孩子不能坐炕凳;看到长辈或客人添饭时,晚辈要起立双手接过碗,盛好后双手递上;给别人盛饭时,既不能装得太满,也不能只装一下;夹菜时,只能夹靠自己面前的,不能在碗里翻来翻去;饭前饭后不能敲碗,告诫小孩子说敲了碗将来有得吃;到别人家做客,千万不要吃人家的“看碟”。平时看到小孩子在晾有内裤的地方打打闹闹,刘老爷子吓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拿个毛巾来赶。

老爷子讲话很斯文,上厕所会说走“灰屋”或到“后背”;喝中药会说喝“狗屎汤”。老爷子最怕孩子乱说话。小孩子不留神说要吃“大肉”,老爷子会恨不得把那张臭嘴撬开。大年初一,为了防止小孩子乱说话,

刘老爷子会早早起来,用草纸给每个孩子擦一下嘴巴。

刘老爷子膝下无子,五朵金花,全是“娣”字辈。“招、崇、建、措、宝”打头,“娣”字结尾。大女儿在家站门户。花甲之年,老爷子喜得长孙。为了让孙子健康长寿,老爷子不仅给孙子取了“狗儿”这么一个很贱的名字,要不是儿子拦着,差点儿还遵古法让小孙子钻了狗洞。

老刘家有了后,老爷子爱如至宝,甘心让狗儿当马骑。女儿带狗儿走亲戚,老爷子会在狗儿额头上用锅烟灰点一个黑点,还再三叮嘱女儿不要让狗儿吃鱼肝、脑髓、霉鸡子,傍晚千万要抱着狗儿坐在屋檐下。

某年正月某日是个好日子,老爷子年前就约好了老理发师傅。因为是新年第一次理发,老爷子早早地给师傅封了一个大红包。

老伴知道老爷子是个讲究人,事前再三叮嘱还没上幼儿园的狗儿到外边去玩,不要乱说话。

师傅来了,老爷子又是让座又是递烟,老伴又是泡茶又是上果品。

看到了客人,狗儿守在家里不出门。看到师傅打开工具箱,挂好刮刀布,狗儿更是围着师傅团团转,怎么也赶不走。

看到师傅给老爷子披上白围布,小家伙拍着手告诉奶奶说:“爷爷穿了白衣服。”奶奶哄狗儿进屋吃好东西未果,小声警告他不要乱说话。看着老爷子闭着眼睛让师傅修脸,小家伙突然大叫起来:“奶奶,爷爷死了!”他奶奶气得脸都白了,连忙要打他,小家伙一溜烟跑了。“爷爷脸上出血了!”不知何时,小家伙又钻出来大喊。

新年第一次理发,这又是“白衣”又是“死了”又是“出血”的,难道今年有大劫?童言无忌,刘老爷子吓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小心谨慎地宅了一年。全家人也跟着紧张了一年。

……

几年前,在县城碰到狗儿。他说老爷子走了,享年八十八。

随笔

采采苍耳

谭圣林

冬日暖阳,漫步乡间田地小路,穿越旷野山坳,不时遇见欲与行人试比高的苍耳,形容消瘦,傲立清风。

苍耳之苦

不由得想起《诗经·周南·卷耳》中的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置彼周行。”眼前呈现出了一幅乡野路边女子怨而不怒的画面。坡上坎下采采采,采了个寂寞。口里心里怨怨怨,怨了个空虚。弃于路边的筐子,装不满卷耳菜,却装满了劳作女子思念心上人的叹息、担忧和忧惚。风尘到不了的地方,苍耳子可以到达。脚步到不了的地方,思念可以到达。这是祈愿。

故此,民间说它是常思菜。卷耳即苍耳,伶人皆食之。伶人,指村野的穷苦百姓。男人出征边塞,万里之外,浩浩乎,平沙无垠,生死两茫茫,留守在家的女人无劳动力支撑,无情绪托举之臂膀,伺候公婆,养育儿女甚至遭孤,缺伙食,多孤独,空盆破碗,只得门前屋后采些苍耳嫩叶充饥果腹。

“夫死战场在腹,妾身虽存如昼烛”,唐代诗人张籍的《征妇怨》哀民生之多艰,诉战乱苛政之多患。采食苍耳叶的弱女子如处境,苟且存活,如白天蜡烛,惨白无光,风飘即灭。

杜甫《驱竖子摘苍耳》诗云,“卷耳沉疴风,童儿且时摘。”写的是天灾粮荒,民不聊生,无奈命重仆采摘这份简单的欢喜。时间好像在这刻停住了,心里没了杂事,只剩满满的轻松,这份冬日里的暖,悄悄藏进了记忆里。

湿苦的苍耳叶,是一道苦命菜。苍耳野蛮生长于荒山野岭,偶闻呦呦鹿鸣,也只能望其项背,从大雅知音亲近,长相粗鄙,似乎充满敌意,暗藏凶险。苍耳子形如千足虫,酷似狼牙棒,不忍直视。颜值值和成了原罪。也就难怪古人以貌识物,把苍耳定格为恶草。

屈原在汨罗江边吟唱《离骚》,“薜荔薜以盈室兮,判独离而不服”,诉说清高超然。“薜”即指苍耳,意指满屋野花草草和丑陋刺人的苍耳,暗指君王宫廷斥奸佞小人,诗人孑然独立,不愿同流合污,随波逐流。

无独有偶。东汉王逸《楚辞·九思》中“椒珠兮澹泞,藜耳兮充房”,藜耳即苍耳,占据满房,排挤空间,而香椒玉英被污染破坏,以此表达对社会不公、怀才不遇、劣币驱逐良币的愤慨。

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目睹“黄沙漫道路,苍耳满衣裳”,感叹中原行军路上环境之恶劣,游子忧国念家之惆怅。

苍耳,一度被视如毒瘤,遭贬被弃。

苍耳之用

心远地自偏。苍耳自带钩刺,筑牢防火墙,摒弃温柔,拒绝骚扰,大风起兮,捕捉向阳向上流量。

万物蕴含着有形无形的平衡。苍耳见证了分离之苦、饥荒之苦、奔波之苦,也以其苦苦汁水,化解人之疾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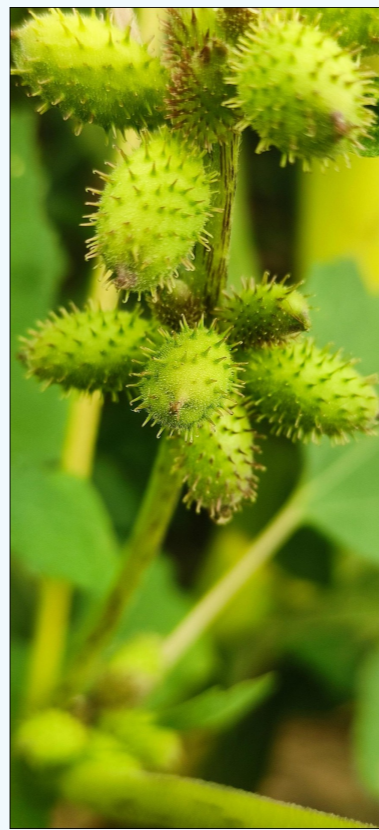
苍耳出身贫寒,生川谷及田野,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,一岁一枯荣,有幸入了大雅库存,其名其状其性其效,记录在册。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苦、辛、微寒;有小毒。”《本草拾遗》对苍耳的叶、花、实整体药用进行了完善。其主要功效是祛风散寒、疥疮解毒,可用于蜂蛰虫咬、慢性鼻炎、皮肤瘙痒等常见病症。

不过,苍耳有毒,需遵医嘱炮制配置,不可鲁莽入口。凡事过犹不及。人类靠近苍耳这种野性刚烈植物,乃至所有花草树木、虫蚁百兽、山川河流,理应承担其用,避其险,始终保持三分敬畏,不为出线越界受损买单。

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山中隐者的药篓子里,一定少不了春夏苍耳叶、秋冬苍耳子的加盟。

百草是药,识草为良药。不得不提及药祖神农,他踏云走千峰,遍尝百草,日遇七十余毒,辨析植物入药的“升降浮沉”,宣药疗疾,救天伤人命,却把自己当作百毒攻击的人肉靶子。苍耳作为漫山遍野常见植物,无腿走天涯,且有不请自来之黏性,无疑在炎帝悉心探索的草药之列。托名炎帝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堪称千年药物宝典,其中将苍耳以“菜耳实(即苍耳果实)”为名列作中品,记载其“主治风头寒痛,风湿周痹,四肢拘挛痛,恶肉死肌”。这是苍耳的药用发现纳入炎帝医药体系最实在的佐证。

如今,神农采药地,四季百草发,种植中药材,民生开良方。一生不择枯荣,只求寸步随人。苍耳披铠甲展锋芒,收割人间顽疾。



痴癖,对人类作了最友善的交代。

苍耳之乐

苦累,亦可作乐。对于乡村小伙伴来说,苍耳子具有浓郁的玩赏性、娱乐性,为枯燥无聊的童年增加点意思。

苍耳子成嫩穗形,像小刺球,谁按它,就粘谁,谁惹它,舍命纠缠。农村人家都与苍耳子有不解之缘。放牛,经过杂草荆棘丛,饱受蚊蝇骚扰的耕牛,正好借机蹭痒过瘾,却意外被苍耳子粘住不放,牛头牛脖牛腹牛尾依次割擦,一贴上“牛皮瓣”,摇头摆尾的大黑狗极尽表现,顺势在草丛中打滚翻筋斗,苍耳子趁机攀附羽毛,大黑狗秒变“斑点黄”。跟在后面的放牛娃和农耕人,自然少不了惹刺上身,大人的泥腿子、小孩的包装衣袖,打满黄褐色苍耳标签。

所有的植物都身怀绝技。苍耳淡定自如,不动声色间,借助他方平台为移动载体,完成种子与生命力的延续。因此,苍耳子被唤作粘粘果。

记得小时候,老牛古、挖牛、铁牛和几个小伙伴,挎着竹篓扯完猪草,冬日暖阳下晒得无聊,于是瞄准路边那片苍耳,一场说干就干的粘粘果游戏随即展开。老牛古个子高,最强,抢先冲进离高原上草,刷一把扎实的粘粘果,占据制高点,朝我们几个甩过来,自然是无一漏网,个个胸前衣服上霎时多了几颗苍耳小刺球。苍耳子如同长了爪子,丝丝紧扣衣服,还没来得及撕下来,老牛古又发起了第二轮攻击,我们几个头发打上了各种结。

伤敌一万,自损三千,老牛古直呼,扎手喇!待他退至一边休整,我们三个闯入苍草、狗尾草、野苕麻和长葛藤包围的苍耳丛里,伸出掰过板栗的粗短手,沙沙沙撒几把粘粘果,兜在口袋里,困足“子弹”,并迅速达成联盟,喊一句“冲啊”,一前一后一倒,三面奔袭,出击老牛古。瞬间,老牛古浑身“挂彩出彩”。

我们笑得拍手跺脚,却冷不防抱斗这个机灵鬼,不按套路出牌,反手打自己这边人,居然在铁牛背上贴了个“王八”字样,替老牛古出了口气。打到最后,阵势混乱,敌我不分,打成了恶作剧。抱斗的眉心被老牛古砸中,妥妥的一枚美人痣。最遭殃,不知哪里飞来一梭子“流弹”,后颈窝里中招,又痒又疼,跳起来抖不停,反手抓又痒痒领下掉痒,只得脱衣解痒,逐一清理。谁料弱肉强食,又陷入一片粘粘果的“枪林弹雨”中……

待几个“小刺猬”回到家中,已是刮痕累累,猪草里也落了不少苍耳子,自然免不了接受一顿预测中的训斥。

如此看来,苍耳那些令人闻而惊悚的别名牛虱子、饿虱子、刺儿裸、棉棉花、苍耳蕨蕨等,恰是名副其实了。

“城壕失往路,马首速荒陂。不惜翠云裳,遂为苍耳欺。”想仗仗剑走天涯的偶像李白,智商情商那么高,拜访友人迷路,竟误入苍耳丛中,扎扎实实在苍耳欺负了一回。我等布衣草民,常被苍耳“打压”也就不足以见怪了。

诚如一位作家所言,在饥饿时看苍耳是一种粮食,在生病时看苍耳是一种药材,在幸福时看苍耳是一种杂草。

深以为然。

记事本

“M”叔这个人

马斌

好几个同事喊他“M”叔,因为他姓莫,本人比较幽默,又有标志性的“M”头型。他说,如果冬天自己出门了,忘记了戴帽子,他能比大多数的人更清醒一些,因为凉意会直直地敲响他的脑门。

“M”叔也不是天生就是“M”头。中年男人的痛处之一便是脱发,谈起头发,他倒不去遮掩。他常感慨多亏当年自己相亲早,不然恐怕现在还得打光棍呢!有次他翻出了一套旧照片,指着上面的人对我说:“看,叔以前的头发就像夏天,现在呢?秋天吧,不,得过冬喽!”“M”叔,冬天好啊,图个干净。”我才不会那么俗套,安慰他说“聪明的脑袋不长毛”这种套话。他愣了一下,接着眉毛弯了起来,说:“你小子啊,坏得很!”跟他待久了,身边的人自然会受些影响。

前不久降温迅速,同事们一进入公司里,先要搓几回手,再喝上几口热茶,方能缓过劲来。“M”叔装备齐全,手套、围巾、帽子,一样都不少。有一天,他照例缓缓摘下保暖套,接着从包里掏出来一袋东西,提高声音说:“来,大家尝尝我们家的养生红薯,老人自个种的。”我们蜂拥而上,那个袋子瞬间瘪了下去。红薯烤过,暖烘烘地躺在手心打滚儿。“M”叔,这红薯来得太及时了,多谢!”有个人出来道谢。这时,老板也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。“M”叔留了个心眼,提前将老板的那份装在另外的袋子里。此时,他赶紧从包里将它拿了出来,递了过去。“吃什么吃!你,给我进来!”老板却对着他一顿狂吼。刚才的那片喧闹声,霎时间像掉在了地上,偷偷溜走了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,“M”叔走了出来,老板紧跟着出来呵斥:“废标了!你们做的什么标书!甲方很生气,老莫怪他没看出来问题。老莫扣五百,其他人各扣两百,你们没有意见吧?”公司里鸦雀无声,老板转身又进了办公室。“M”叔随即朝我们挥了挥手,将做标书的人都招呼过来,低语道:“大家别太难,晚上我请你们涮火锅吧。如果一顿不够,就吃两顿。”我们感动地答应了。年轻的姑娘小森含着泪保证着等攒下些钱,定要请“M”叔吃顿好的报答。

“M”叔曾当过部队里的驾驶员,当年因为性子直,吃了不会说话的亏。他笑称,自己后来先学会了沉默,再学习怎么开口讲话。退伍后,他开过出租车,那段时间见到了许多人,听到了许多的故事,也讲了许多话。那时他还爱上了健身,考取了相关的资质证书,之后又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。几年后,那个健身房的老板跑路了。经熟人的介绍,他才给现在的公司老板开车。相处久了,老板见他这人很机灵,想着不能浪费了人才,便把他调到了如今的岗位上。

那天晚上,我们聚在一起,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下肚,人也暖了起来。我们聊着天,还真把标书里面几个错处给指了出来。提到被扣钱这事儿,大家心虽归不痛快,但公司早有规定,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这时,“M”叔大声说:“我可不想再琢磨这事儿了,不然又得掉头发,我可伤不起了!”大家都被他的逗笑了。

“M”叔长得不够帅,但很有型。他适时表现出来的幽默,总能给身边的人带来些温暖的安慰。我们觉得眼前的坎儿,好像也没那么难迈过去。

真情

母亲的背影

唐文彪

听长辈说,我开口甚晚,到了三四岁依旧金口不开。母亲为此焦灼万分,省吃俭用带着我四处求医,直到医生诊断只是“语迟”并无大碍,她悬着的心才落了地。她甚至自我安慰地信了那些乡野偏方的吉利话:“语迟的孩子命好。”

到了入学的年纪,母亲领着尚有些木讷的我去学校报名。老师见我半天憋不出一句话,当即有些迟疑。母亲虽目不识丁,却深知没文化的苦,见状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近乎哀求地为我争取机会。老师心软了,让我写名字、做算术。当我工工整整写下名字并迅速算出考题时,老师眼中流露出的惊喜,让母亲瞬间转忧为喜,那不住道谢的身影,至今印刻在我脑海。

入学后,我不负母亲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三年级时,我考了全区第二名。当晚班主任登门报喜,并建议母亲给我置办一身新行头去区里领奖。母亲送走老师后,喜忧参半:喜的是儿子争气,忧的是家徒四壁,何来余钱?

母亲向来要强,从不愿开口求人。为了让我体体面面地去领奖,她咬牙捉了家里仅有的几只下蛋母鸡去集市卖了,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衣,还买了一双我梦寐以求的球鞋。那一年,少了鸡蛋换油盐,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紧巴,但我身上的新衣,却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熠熠生辉。

父亲早逝,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瘦弱的双肩上。那时出行基本靠走,一次随母亲走亲戚,十来岁的我在国道上看呼哨而过的大客车,心生向往,便谎称脚酸了,闹着要坐车。为了省下那几块钱车费,母亲竟二话不说,背起我就走。那十多公里的路啊,我趴在母亲背上心安理得,直到抵达亲戚家,看着母亲汗如雨下、几近虚脱的模样,那份少不更事的“耍赖”带来的快意才瞬间化作了巨大的羞愧。这份愧疚,像一根刺,扎在我心头几十年。

家里虽穷,母亲对做人的底线却守得极严。“人穷志不短”,是她的口头禅。有次我和小伙伴偷摘了邻家的桃子,母亲得知后,气得满脸通红,那是她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火。在她的严厉监督下,我退回了桃子并赔礼道歉。那一顿打,打掉了我的贪念,也打正了我的人生观。

后来,我离家创业,却遭遇惨败,生活重围困顿。为了东山再起,我决定远走他乡。临行前,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塞给我。打开来看,里面有整票,更多的是毛票和分票。妻子推辞不收,母亲却执意塞过来。看着这堆带着母亲体温的零钱,我们夫妻俩眼眶泛红——这哪里是钱,分明是母亲从牙缝里省下下来的一片血肉啊!

那一刻,我在心里暗暗发誓:一定要混出人样,接母亲去城里享福。起初在异乡的日子艰辛异常。母亲心疼我们,常大老远赶来看望。每次来,她那瘦弱的身躯都背着沉甸甸的自家种的蔬菜。接过那勒得肩膀生疼的背篓,我常忍不住鼻酸:如此瘦弱的母亲,究竟是哪里的力气?

后来日子好了,我买了房,数次想接母亲同住,她总以“习惯乡下”为由推脱,其实是不想给我们添乱。为了联系方便,我给她买了手机,可她年事已高,只会接听。有次我因忙碌几天没打电话,她担心出事,又不会报号,急得满村找人帮忙。当听到我的声音报平安时,电话那头传来的松了一口气的叹息,让我瞬间泪目。从此,无论多忙,每天一个电话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
岁月流转,母亲年逾古稀,身体每况愈下。我们强行将她接来身边照料,可此时的她,吃穿已无兴致,常年卧床。即便在病榻上,她关心的依然是我们吃得好不好、工作顺不顺,唯独对自己受的病痛只字不提。

如今,母亲已驾鹤西去。母亲节俭,我再也看不到那个蹒跚的身影,再也听不到那声温暖的呼唤。

母亲虽已离去,但她的音容犹在,精神永存。如有来生,换我来守护您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zrbsg@163.com